

徂徠集

文

十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26  
6



文庫 11  
A1126  
6

祖徠集卷之十

序一十首

次公字敘贈行

周藩諸生縣文孺次公之載贄來見也人或覘其刺  
訾笑質俚無文者則相謂曰子生三月其父咳名之  
二十弱冠迺賓命之字名字之相為耦其在闕里之  
門回淵損騫商夏賜貢偃游是皆文屬辭比義於是  
乎取諸冀足以飾其父之志自古之道也若夫世之

物茂卿著

柳田泉文庫

010190523409

稱長公次公者。率從旁名道其兄弟行。而相貴重乎爾。是可以爲字與。三加之時。冠辭謂其何。彼已氏非西鄙人邪。夫其鄰里州黨。宜若莫有以爲賓焉者耳。文孺則病之。求解於予。蓋班史有之。而黃蓋兩次公者最著。雖宋時微梁氏之子。段使不識其爲霸。爲寬饒。而獨不識爲漢人邪。故曰次公者漢人之字也。今文孺之從予學古文辭。其亦學爲漢人哉。三代之後。唯漢漢唯二司馬當其時。蜀方鄉文翁之化。而河汾違龍門不遠。培植之厚。實生異人。是莫有鄉薦紳先生爲之冠字。祝贊相命。務嘉美張大乎其所由名。以

昭明夫成人之行。使其父兄宗族驩聽而樂道之者。邪。顧其爲子長長卿。迺何取乎。遷與相如。亦莫所於次公焉。故曰漢人之俗爲然也。近世學士家。棄蔑本藝。唯末流是沿。帖括剽竊。旁引佛老。語足以嚇人。其稍自憙者。亦甘爲歐蘓奴隸。而不知史漢何物。間或一二及之。則諉曰童卯時受讀塾中師。亦曰樸學耳。且識古人姓名。何益於文章哉。伺其鼻間栩栩然。是毋以怨其率昏訾笑也。夫周者山以南。一都會也。自內藝興。之用以伯西諸侯。乃心王室。勞徠弗怠。宿儒耆卿。抱蜀典籍。盍歸乎來。於是乎絃歌之聲。聞乎

四境外。文氣攸蒸。門司赤馬。異璞產研。風人騷士。往往乎出。以至今弗衰。且也今藩主。其先非江氏苗裔乎。其亦得非世受司馬氏言。以爲大學西曹主者乎。雖然。吾未識其鄉薦紳先生。能爲漢人學乎否也。吾識之。自文孺始。文孺爲人也。質直。其於漢人也爲近。雖然。吾不願其如黃蓋。兩次公。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若寬若嚴。奉使稱意。所至有循良聲也。富貴無常。忽則易人。身在下僚。言迺千秋。雖有循吏。不有良史。是何以傳焉。故吾迺願其能爲司馬氏也。古人曰。子長之文。質而不俚。文孺之爲人。其斯

爲最近哉。故吾由次公及之。今文孺之從予學。古文辭且二年。業成將歸。故書以當君子之贈。文孺其用勉之哉。

送長藩醫仲邨玄與序

是歲夏六月。長藩之侍醫仲翁。造物子廬而別。迺言曰。不佞祇役于是都。暮之日之餘者。幾希。然困吾藩三尺。不能朝夕承教也。夫其咫尺萬里。庸別焉。且也不佞髮鬢髮然白。而寡君出命之。不于常。庸識其臂。可再把乎否也。方今會之日而離之日矣。子其何脩。而可以比仁者之贈也。物子謝不敏。不可。則曰。以吾

之拙乎醫而儒是跳而迺馮嬖者爲效寧不貽爲士者姍笑乎雖然子以通家之誼儼然宸臨之是爲可終愬乎無言也蓋吾之戒其弟母家于伎母以他善飾厥躬云爾亦要其志之專已今子亦知夫經方之爲賤伎邪不與士大夫伍也苟愧焉則運耳不愧焉則安耳弗運弗安依違乎二者之間是伎之所由拙也昔唐虞之世不有垂炙折暨伯與夔龍者哉其它則亡聞焉孔子謂夔達樂而不達禮謂之偏夔之安于偏也所謂母以它善飾厥躬者也載于書典祭宗學稱揚于聖人君子之口其偏而賤也亦安耳降帝

而王周公之秩其禮尚且秩醫于天官之屬而它執垂炙折暨伯與夔龍之伎者不與存焉沂而上之厲山氏之王天下尚且屑屑然躬鞭赭其草木之區而它禮樂文物之藝不與存焉是其葆血肉之軀以全性命之寄者寧莫有以取諸帝王之治哉而史之典于帝母論其有無闕文均之偏而伎也亦夔之倫也而伎之於道其貴賤之別昭昭乎不可誣焉苟帝王而有取諸則其賤也亦安耳夫自士農不復合而其世祿者多子姓其父母暨族長老聚謀其室而曰伯可嗣亡虞仲若季爲儒或醫乎僧乎儒貧僧尠生人

樂唯醫乎。可以致富。而貴人朋其父母。所冀欲。塵此而子之稱良者。亦能庚續其志云耳。迺論其術成。不成。稍能目辨其參荃。口習高陽生若而行。輒從一奚奴背藥囊。于後來還街衢。如織以覬希旁觀。以爲術行者。人則見以爲大售。故匆遽。迺輒用腎腸。以試其毒。幸或已權貴富鉅豪者。疾數四。聲遂隆隆然起矣。由此而往。婁有天倖。不亢于刀圭。其糶可以養百口者。蓋所爲其術之成也。次之。或值數奇。姑且舍其刀圭之所由靈。務養佼於王侯間。某也好女樂。某也濡首長夜飲。某也翩翩佳公子。頗瀟灑愛歌詩。若

浮屠道某某也好古鼎彝。鑿器若相劍與古圖書。習爲賞鑿家言。某某其腹心。而爪牙某某其所最憐客。某可介某辨且慧。可使游大人者。求知取友。羽翼漸生。蠅營螳慕。百方以中其欲。於是乎五侯七貴。坐上皆有君卿也。而揣摩所成。游道益廣。是今之君卿者。安在其諳奇。胲本草哉。然其所爲。作湯液餌疾者。亦有其術乎存焉。方其初接也。務柔其齊。庶乎莫有所瞋眩。可以持久而偶倖之。或獲及曠日之鮮效。而彼其心怠也。驟剛其齊。以爲萬一之計。將效邪。我收其聲譽。將毒邪。以嫁禍于後人。亟請而應。以辟其兇。請而造

往以擊其惰潔其去留以媚外人。溫其顏色以媚主人。與其有殺人聲。寧我藥之弗靈。而其心謂是足以引年都市間。以聲問不衰矣。世蓋獨無醫哉。亦莫有識醫者。唯其都衣冠而盛驕從。可以聳人之目者。顧愈。皴望愈尊。以族時所稱爲扁鵲者。死竟得以承乏代其人也。是夫所爲處乎世者。其知大且遠也。則與其懸壺一廛地。招手聚路上人。以圖錐刀之贏者。庸可同日而語哉。亦鄉者所謂家于伎之巧者也。謂之巧于伎者。眩焉。雖然。世運一波滔滔。然不反。其先進與後進之相輩。若欲執方伎於其間。以爲都下第一

人而不由斯道。以有至焉者。不也。子欲之。則爲之。若或其稍倖倖自意者。其心則謂醫雖方伎。亦周時所稱爲士焉耳。卽詩書禮樂。被之四體。是烏可廢邪。迺以誦讀敝精。擊蹠束神。而其志之弗分。或尠焉。藥之性有所未核乎。欲小試之大傷人生。是不仁也。病之情有所未竟乎。彼怠而予。猶且朝夕胗眎之。數斯疏矣。是不義也。朝士之月執謁閣老。殆無虛日乎。而吾欲有所厲精于伎乎。莫有能時其拜趨。是無禮也。貧而疾者。疾其貧也。而吾欲有所衣食之乎。庶可以已其疾乎。以破我誓而不足。是無知也。凡斯仁義禮知

四者士君子所由以貴者也。善之飾厥躬，莫是過者也。而其于方伎，亡當也。故欲巧乎方伎者，莫若學夫佞僂文人焉。夫佞僂文人者，賤之人也。承蜩者，賤之伎也。方夫其蜩是承也，庸問其伎之賤哉。亦庸問其我之賤哉。名焉而不問，利焉而不問，百爾翫好嗜欲焉而不問，唯蜩焉是問，莫有外物之撓其心，莫有它善之分其志，是伎之所由以巧者也。今夫方伎之於承蜩也，孰大而小焉。方伎之士之於佞僂文人也，孰貴而賤焉。彼其小且賤也，猶且處心若是其安，而用志若是其專也，何也。伎不若是不巧焉，故今子欲巧

乎其伎，則亦安其賤而已，亦專其志而已。故吾蓋曰：毋家于伎，毋以它善飾厥身。云爾。吾之語吾弟者，止是而吾弟遂以是乎。運焉。今復以語子，子也者，巧乎其伎者也。莫用吾言為矣。其亦以是而語其子活也邪。吾故非欲活也，之以是而運焉者也。雖然，吾之視活也，猶吾弟而吾之所知者是耳也。故今復以語子。仲翁則憮然少之，曰：不佞。今由子之言而得聞夫伎之所由巧，與其所由興者焉乎。爾其歸而以語之活也邪。亦在活也之所擇而取焉耳。遂書以為贈。

送香洲師序



或云巢由之於佛儕類也。世博士家宿儒先生者率相詆排以謂是昏溺者之言。必援聖人之徒。按往舊造說求其所亡。藉其所近似以誣罔欺夫。小子無識人亦唯新莽之禘舜耳。不然好奇之過也。而余則以其知言哉。傳曰非天之降材爾殊也者。言其有恒也。人之材辟諸草木區以別矣。夫松之葉鬣而柏側掌雖土壤栽培之或移乎其鬣與側掌者自如材之所。有恒今猶古耳。橘踰淮爲枳不聞其爲桃李與。瓜者非類也。若夫諸引根沮洳成鰻人皆覩其化。豈不大。愧駭異事乎。然而其涎涎者同補人性不渝矣。天之

生物有倫有脊故也。夫佛與巢由者不皆种澹惛墨不屑事事者乎。今有若人而古昔世何無之。雖蠻貊之邦皆爾。亦人之材有倫有脊故也。故在易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言其有若材也。則太史公迺疑有無其人。是易唯二百八十三爻。豈理乎。材同也。或爲巢由若虞仲夷逸。或爲佛或爲伯陽爲莊列。若於陵陳仲子。其在戰國則魯仲連黃石公。漢則商顏綺園梅福嚴子陵。晉而下阮籍劉伶清談諸君子。陸羽逃茗林逋託乎梅輓近世文徵仲陳眉公李漁輩。雖其人人殊論其材乎皆是物也。要之爲道裂世

波風俗積靡然者。枳與鰻屬耳。段使諉曰。箕山之上。潁水之陽。何言之傳。何功之紀。而佛有修多羅。有波羅密。是其人弗類也。夫海外僻陬之地。聖人不興。民蚩蚩莫識所嚮。段使巢由當之。亦爨火之代乎。明也。虞仲放言。在中國則不傳。巢由者。固堯舜之交也。豈其不賢。不知終身不能言哉。均之不傳者。有聖人折衷之也。故吾曰。佛生乎唐虞時。在中國亦庶乎逸民之徒也。草衣木食。巖棲不三宿。不皆逸民之操乎。所謂出家者。始自亂君臣之倫也。清靜不堪事。不堪則逃。逃之虛空而後可已。其欲出世者。高尚之志。遂不

知所裁焉耳。及其徒。富貴之心。交戰乎胸中。因緣放言。以附益之。廣大曼衍。無所不至。出家乎家。成度世乎。顧慕歆艷之不已。其所爲。置立乎幽明之間者。儼然王者之事矣。教與其人。於是乎岐焉。佛之心。不亦荒哉。故吾蓋於毘尼。而知其爲逸民之節哉。吾嘗持是說。以求於天下之爲佛者。豈矣乎一人之能合也。秩其爵。叙其膺。飾以錦欄。壯以伽藍。割名山以據。有之。抱圖牒以系之。世是則世封之家哉。門戶瓜分。寔繁有徒。各守畦畛。信信乎磨牙相噬。是則旗鼓之任哉。地獄天堂。怵愚民以驅之。是則挾賞罰之權哉。鐘

鼓梵唄。森如濟如。是則襲禮樂之似哉。祝詛禱禳薦  
醮。壽張爲幻。是則巫祝宗人墓大夫之爲哉。卽其上  
焉者。言則語性論道。夷攷其所欲爲。皆與四民並植  
成業乎世云爾。問其所能肖其祖者。亦唯不噉葷木  
色色是已。雪山檀特之謂何。甚或糝油蜜象肉。變童  
以當內。是甚於其真焉者。吾持是說久之。而後迺得  
吾香洲以語之。雖曰不吾之信。亦莫逆於其心矣。香  
洲吾姑之夫之子。幼孤。承其兄命出家。所師哲願寺  
僧業淨土。則亦業淨土。其心獨以業已出家爲僧。僧  
所爲出家。毘尼是已。庶乎佛之遺矣。得戒山律師師

之。不啻葷色是斷。二百有五十毘尼者。皆成。蓋佛之  
具體云。始籍增上寺。則曰。義學徒聚訟哉。望望然去  
之。洛直若其浼之。然在洛籍萬無寺。寺僧皆沙彌。妬  
其出已上而軋之出。則曰。誥命尚且厭棄之矣。况它  
哉。望望然又去之。海西肥。肥者其父祖之邦也。士女  
歸之。若蟻慕羶。又去之。東都。不啻若浼之耳。其在東  
都。一切杜絕來者。而唯吾之依。吾不爲福田利益。供  
其衣食也。爲其有兄弟義也。香洲則迺欣然安之矣。  
居五年。稍稍又有以寺請者。至則慨然言曰。鬱多僧  
伽黎羶。尚在邪。蟻之復至。宜也。渠其謂吾馮婦邪。吾

聞之東奧者。帝之息壤也。是可逃乎。歲已丑夏。又望  
望然去之奧。方其將行也。來造余別。眎其衣混矣。吁  
嗟嗟。子今其鄉巢由之徒者。非邪。雖然。奧之俗。戇戇  
者多。鄉佛。卽外觀之。是剗。猶且毘尼者在也。子之足  
跡于海內。殆乎徧矣。蟻之復聚。其去何之。卽奧之踰  
海。亦謂猶有毛人氏之國乎。其俗愈益戇矣哉。亡已  
其詩乎。詩之爲物。散之爲空。構斯成色。倏忽乎色之  
與空相遇。象之與境相成。辟則化人之宮。幻出大虛  
中。淨土極樂。箕山潁水。何所不有。其斯謂之無何有  
之鄉。是其可逃乎。且奧有松島鹽灶之勝。是最宜乎

詩。且詩不有靈一者。邪。亦律師也。世律師者。何限。靈  
一。獨以詩不朽哉。且逃於地。不若逃之詩。逃之詩。其  
奧與它邦。亡論也。唯詩是眎。人亦何毘尼之問也。亡  
已其詩乎。香洲笑唯唯。迺曰。久矣。子之界吾之道也。  
雖然。巢由以下。合吾之好矣。今之所言乎。逃亦適吾  
之用矣。吾其姑且以詩應世。當乎放言可也。庶乎蟻  
之墮戶耳。是謝子之贈。遂別。

送野生之洛序

龍門子述五帝德。采其言之尤雅馴者。是則雅嘖之  
別遠矣。迨後世。曼禹氏之徒。乃曰。古之嘖。今而謂之

雅是亦胡然。通聲音乎。今古窈眇乎。其無閔也。唯自  
晁卿不反。備公莫繼。而吾東方之學者。固足迹之  
所限。聲字之學。悉爲文具。是以其所呻佔畢者。咸在  
華人之恒言。而宋儒麈尾性命。明士口吻。雌黃方言  
鄉音。往往乎在。則率皆爲難字之過。徒哦柴桑翁之  
詩以止焉耳。至於埤蒼五雅。詁訓具存。則乃怪誥盤  
之不聲牙也。是亦何其顛倒艱易。乃爾邪。間者予較  
二十一史。六朝以還。言之涉俚常者。何限。若宋史不  
耐煩。齊書東西梁書。樓羅透水。南史北史。笨子細功。  
夫凡若斯類。更僕亦未之有能殫焉。故予謂無已。則

崎陽之學乎。崎者夷夏之交也。海舶瓌奇之所輻湊  
處也。譯人居之。其爲俗也。羯羠不均。奢豪喜游。是以  
其人折節而學焉者。或鮮矣。然其辨官徵晰。腭齒通  
曉。方國之言。蓋亦楚人之在莊嶽間者焉乎。爾嗚呼  
吾之冥游崎陽者久矣。哉。管子有言。思之不已。神將  
來助。予始之。得崎人蘇山鞍生。次之。得東野藤生。藤  
生也者。學諸崎人石吳峯氏者也。又得摛謙野先生  
者。以友之。亦崎人林蘿山氏之甥也。是皆入其戶。闚  
其人。倭其衣冠。華其笑語。莫不愕眙相顧。以爲六十  
有六州之地。所鍾何間氣。以生若人焉。其學大氏主

水許西游西廂明月之類耳。鄙瑣猥褻。牛鬼蛇神。口莫擇言。唯華是效。其究也必歸乎協今古。一雅嘖。以明聲音之道。乃止耳。習而通之。則大海之西。赤縣之州。其人蓋旦莫遇之矣。夫然後華人之所艱。吾亦艱之。華人之所易。吾亦易之。何至於顛倒如嚮所謂者哉。是可謂吾東方之人所據以爲其學問之地者也。嗚呼。非吾有神助。其亦惡能得若人以友之也邪。會野先生有槩乎世。而將游于洛。予旣不能挽而留之。乃從而慫恿之曰。吾二數人者。何翅吾東方之人邪。乃可以往天下之人也。况其于洛邪。亦况吾關

中之所得而擅有之哉。且也。世之軒輊關洛之學者。則謂洛者。共主之居。寒暑風雨之所會焉。山川秀麗。上潔水冽。其民也。斷斷然。其君子也。間暇以樂。故其學。貴周密。以詳緩。其文章。悠然有曠世之思。又謂關中者。興王之地。元氣之所鬱勃焉。莽蒼千里。負海抱原。其民也。夸其君子也。喜趨事功。故其學。貴先立。其大者。其文章。颯颯乎有大國之音。是皆孰若崎之爲萬國大都會。而華風之所漸靡也乎。要之聲字之學。二者未之有聞焉。况先生者。生于崎。學于關。今而往于洛。則天之牖洛人。將埤益之以一方之學。歟。先

生去矣。洛下書生之咏行且擁鼻于先生也。先生之去也。留玄琴一張爲別。夫琴者大雅之器也。將以吾知音歟。故吾亦言聲音雅嘖通別之旨。以爲酬其贈。若其戀戀之情。則請爲洛人而割之也已。

送左子嚴序

仙臺左子嚴將歸也。物子蓋有所屬云。初子嚴以畫名其邦中。已嗜書軼乎畫。已又明詩嫻文辭。旁通經史。以盡乎道。可不謂奇士哉。惟昔庖羲觀乎圖書契。所興本之則一已。乃子瞻元章子昂。徵明輩。率皆由此而達。諸彼者爾。華夏雖大乎。古今茫茫。人物雲繁。

尚何莫有畫史而盡乎道者也。畫而稱史。古之時蓋往往有之。則通習載籍。帝王盛衰之故。輿地山川所奠。禮樂所以因革。按圖而眎諸掌。多識於鳥獸草木。以象之。有燁其色。吾思其人而不得之矣。今乃獲子嚴哉。不佞茂卿。少小潛心風雅。誦其詩。尚友其人世。代負邈其聲音笑貌之不可知。而諷詠所至。神之與遇。轉盼之間。交一臂而失之。則悵然久之。遂歷選鴻匠。肇自屈宋。西京魏晉。唐之初盛。以迄有明。亡慮六十人。人采一詩。精神所在。形之丹青。旦暮可遇。是豈俗工之所能哉。則非子嚴不可也。子嚴唯唯。先是三

年富春山人爲采真游以至奧則子嚴相得驩甚以爲奇遇也今年余歲五十徵詩山人則子嚴具書幣致賀不佞夢寐於吾黨尋藩臺見召謁來東都則造謁牛門又以爲奇遇也烏乎余甫艾而子嚴踰耆今也歸矣其能可復邪故山人之遇可恒余之遇不可恒則有憾於奇已夫余夢寐古人交一臂而失之是其憾亦猶子嚴之憾邪雖然夢寐古人假手子嚴詩匪余口出乎乃自吾選之畫匪子嚴貌肖乎迺自子嚴形之子嚴携歸而余之遇可恒畫成寄于余而子嚴之遇亦可恒則無憾於奇也況六十古人且暮一堂之上子嚴之技藉以不朽其遇之奇何啻余三人已乎而余有賴於子嚴也子嚴唯唯書以贈之尚以成其奇哉

贈對書記兩伯陽叙

對府書記兩君伯陽以辛壬歲從其府公。儋韓使東來於是乎始識孝孺赤關之館。爲曹丘生于吾黨也。越二年歲在甲。又奉府公之命東來於是乎始訪余牛門之廬。俾其子顯允行東脩于門下也。厥明年歲在乙。君竣事將歸。余執臂而言曰。勗哉兩君。將母賢勞與。雖然士之生於斯世而獲用其材者。豈不幸哉。



雨君勗哉。蓋自有相氏以馬上定海內。而歷代相承。控弦成俗。事無大小。一切武斷。亾事乎文字矣。及至神祖龍興。崇尚墳素。凡百制度。監於二代。郁郁乎文。海內靡然。鄉風者百年于茲。然猶尚政。因其民。民不改俗。操觚之士。麈麈乎獲用其材焉。朝廷之上。金馬玉堂之署。是則亾論已。海內侯國。以百數。國有文學。莫非具職。卽其橫經語聖。何有乎脩辭。若或登高作賦。摛藻若春葩。聊以自娛。何取乎大夫哉。故當今之世。文士之用其材。亾已乎。則外交耳。夫我之稱邊者。四東鄰毛人。松前氏治焉。南通中山。薩藩之所

轄之二者。業已爲臣妾於我焉。迺其地寒暑弗交。其俗獷馴。或殊均之。蕞爾影國。有事則不足煩一旅。亾事則不敢自從。諸侯之後。而我長吏之所以道達上德意者。一比諸內郡。亾假于辭命矣。西則崎陽。海外華夷。萬國所來。湊海內五民所爭趨。最稱難治。而國家特設填臺。戍以二侯國之兵。時時又遣參政執法之臣。以巡按之。是其於諸邊。豈可不謂重乎。然以余觀之。宜莫若對府重焉乎爾。夫諸夷瑣矣。華夏永樂之後。明旣絕我。我又絕清。廖廖乎莫有戎好之交。尚何用禮辭。亦唯民與民之交。征利其稱難治者。

迺漢日南合浦類耳。對府則不然。蓋實司我北門管籥。相距韓二百里而近。韓北接匈奴。西連壤華夏。其介乎二大國。猶之春秋鄭乎。鄭以辭命。韓亦以辭命。其人迺嫻於文也。然其于我也。以地則醜。以勢則敵。又承豐王威龕之餘。則其所以慮我者深且備矣。唯我國家柔綏之德也。而彼猶且秉世王之禮。萬一釁啓。毋迺弗有。齊襄九世之志乎。若或貢聘一絕。則人參繫乎海內生靈之命矣。是其重寧渠崎填之君。臨華民所市貨寶玩機巧之末。而况毛人流求蒲伏。稽顙乎松薩小吏之前。以獻其楛矢魚服蕉布賧酒。

亾所輕重乎我者類哉。夫對府之重。爲最於諸邊。而韓以辭命嫻於文。其重迺一萃于書記之任。故對府書記。昔難其材。而以兩君之材。故易易耳。兩君爲書記數十年。置郵于兩情之際。其間夷險盤錯。必有外人所不及聞者。而名譽著海內。重于三韓。夫對一侯國。兩君一陪臣。以此其貌乎。而有關於乎國家之大者。焉。海內操觚欲求見其材者。不可得獲。而兩君迺獲矣。豈非天幸邪。兩君雖賢勞乎。其亦益益修其明德。以答天之寵靈哉。若夫經明而行惇。博學強識。旁及華音韓語。莫不兼綜者。海內人之所悉。忠事禮接。

樂教育英才。福流于家庭。蘭玉有茁者。國人之所悉。超然遠覽。不拘流俗。有取諸狂簡。出驪黃之外者。吾黨之所悉。余又何言。余故特言其能。獲用其材乎國體之大者。以勗之爾。

送兩顯允序

西別兩世達。在余塾中者三月。以其不能安於王母之心。而將從其家先生歸也。迨歸。迺再拜而請曰。小子顯允。業已歸矣。歸則不淹三年之久。必將奉教于左右。唯吾對僻居西海之西。而風馬牛之弗及。雖有鴻雁。曷能朝夕。則雖有話言。亦曷能朝夕。敢請予曰。

有子家先生在焉。吾又何言。雖然。以子之三月在余塾中。而吾何必無言。居吾語子。今海內易郡縣而封建。仕世其祿。祿世其業。大夫之子恒爲大夫。士之子恒爲士。是則何取乎功名。必也子其續明乎家先生之業。以辭命爲對。府重邪。則莫詩若焉。將廓大乎家先生之道。以不朽爲海內重邪。則亦莫詩若焉。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夫六籍無非言也。孔子何獨取夫詩爲。蓋詩之爲教也。溫厚和平。而其爲言也。緣乎人情。協乎物宜。傳諸風聲。被諸民俗。比興所至。婉而成章。藹乎若春陽之吹物。燁乎若草木之敷其榮。要之

一以溫厚和平而出之。故其爲用也。上自宗廟朝廷。下暨閭里巷內。則閨闈外。則列國朝聘燕享之際。言之者無罪。聞之者無怒。惻然感于中。油然而說。渙然以解。沛然若江河。莫之能禦焉。豈非善言之最乎。以此而爲辭命。則于辭命乎何有。若夫古之立不朽者。二德莫尚焉。功不可幾。邪。唯言之不朽。亦不朽乎。善言。故詩三百篇。大半出於田畯紅女之口。而其寂寥短章。迺與典誥大策乎。並懸日月焉。且書易之與詩。可諷可詠之。矩之矱。不可爲典要。惇史之辭。蓋亦由此其選也。降及秦漢。莫不皆然。歷唐至宋。名理之

言存興。於是乎始擷其精而遺其粗。以語乎教。則弁髦禮樂。以語乎政。則芻狗周官。以語乎文章。則糠粃其辭。理勝掩拙。強辨逞巧。辟諸深文之吏。人見以爲賢。知而吾不勝其譎也。顧其薄若蟬翼。輕若鴻毛。徐眎其色澤。有若槁木。是其由有所不獲乎。溫厚和平之旨。而後詩與文。迺爲天下裂矣。李杜不文。韓歐不詩。自此而還。滔滔弗反。文之與世。益波而古。謂之何也。蓋易有之曰。利貞者。性情也。秋乎。秋乎。徒存本根。枝葉獲落。或喜其爲清明之象。而不知是謂之天地肅殺之氣矣。余觀於明王李之言。而後信夫孔子之

行復集 卷之十一  
弗吾欺焉。已子其歸而有獲乎。溫厚和平之教邪。以此而修不朽之業。則于不朽之業乎。亦何有。雖然。吾豈欲子之若田峻紅女。廖廖乎稱不朽于短章者矣。哉。對雖一侯國乎。亦唯仕世其祿。祿世其業。大夫之子恒爲大夫。士之子恒爲士。居則優游。出則委蛇。忠愛於君。閭俛於官長。與朋友言。切切惻惻。而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均之是物已。夫然。然後出其緒餘。以鳴邦國之盛邪。颯颯乎其聲矣。哉。自對而外。而三韓自對。而內而封建之國。薄東海。風行而草偃。遠于置郵。則海內人人莫不跂予望之。以誦簡兮之詩。

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是吾之所望子也。世達興又再拜而曰。顯允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願先生載諸簡。因書爲贈。

### 送魯子歸海西序

初吾黨士相謂。浮屠之文。素賁無當於五色矣。西冥魯子獨奮然自言。段使瞿曇當其世。踰葱嶺以東。世所傳修多羅。豈盡出於詩書下哉。迺其辭下比晉宋。譯者之鼻也。知言哉。居亾何。魯子文益進。蓋五色難可能名云。吾聞之。瞿曇之道。無假乎辭。無假乎辭者。無執乎辭。而什肆所傳。奉以爲經。益降而咄喝。噴噴。

靡靡卑矣。爲亾害也。殊不知爲亾害者。爲有益者已。故執與無執。其間不能以寸。則道猶辭也。辭猶道也。寂莫獨守其玄。小乘哉。要之與其見聲聞身瓔珞莊嚴福相殊矣。魯子亦耻爲什肆徒也。故魯子之所修。雖親稟瞿曇。而左莊筆受可也。故自有浮屠以來。未有魯子也。物子曰。東漢迺有瞿曇氏之儒哉。古之時。王侯理邦。卿士共其職。農工商賈各有所事事。而五穀不分。四體不勤。佔畢修於辭者。管晏老列。何適而非儒。尚能擇於瞿曇氏乎。故幸於同者。謂堯舜儒。見於異者。洙泗之間。齟齬如豈足以知大同之世邪。

是其恒言矣。夫仲尼不興。我不幸而爲儒。瞿曇之道。踰葱嶺。魯子幸而爲儒。况今海內立不朽之業者。幾人邪。魯子信能儒哉。予又學華音於魯子。是吾黨所以有魯子焉。是歲夏。魯子將西歸。而吾黨士多贈以言者。嗟乎。魯子可以行乎哉。吾則有猶龍之嘆乎哉。

贈子和之二河掌書記序

子和狂生哉。迺奧人也。奧之爲州。延袤且數千里。蓋嘗按地經稽其表。所晷極星之高。庠與寒燠。所以大逕廷者。則我之燕代哉。其地出良馬。其山莽宕。其水淖滯。其人戇而勇。重遲鮮浮慧。至於不逞之徒。發難

阻山谷以數澤。亡命拒頌。弗驟從。盤結牢乎不可解。喻毋聽。攻毋能破。以勞王師。殫海內之賦。莫如之何。古來惟奧爲然矣。昔在大寶之世。瓜分扶桑之壤。郡縣之則。奧實蔽它數十州之地。特置鎮東府。其北竟大將軍治焉。與筑之鎮。西屹然乎雙峙。云西以備唐。而東控制毛人。毛人雖獷乎。豈唐之儔哉。則奧之大與俗戢。可知已。然猶且世不易帖服。如達谷盤具諸王。及安氏清氏。其著者。迺士之以武。鷲稱舉九服。莫奧是若。而文教之化。歷千餘歲之久。閭閻鬱遏。不得耀於光明。何其晚也。及神祖龔定區宇。而後奧之

以賦百萬國者數十。皆得比古大守。職兼文武。子育其封內。於是乎百年始有子和者出焉。夫奧之俗。毋更都雅也。山水毋更秀而潔也。何其揆藻迺爾翩翩乎。文王作人。可謂信哉。子和飲酒傲睨。深慕伯倫青蓮之爲人。嗶嗶然惟古之徒。迺其所爲。迂遠濶於事情。猶稟命奧之士。邪不遠千里。南游吾黨。愈益自意。攻古文辭。居則言其志也。曰吾奧北鄰毛人。而西澣海。東弱水。以左右望。二韓與蓬瀛之洲也。吾旣生不當秦自漢武之世。安所得拔毛人之毛。襲以衣冠。迺毛其土乎。幸從物先生。修不朽之業。則王喬安期生。

且莫而遇之所憾者。未能濯纓淚水而石我詩。醫無問之顛是已。物先生謂予也。由是吾黨之士。目之以狂。子和誠狂生哉。是歲己亥秋。朝鮮聘使當過三河。而州侯職當供張。迺徵子和委以書記之任。六月望。造予別矣。予酌之酒。以言曰。子弗往而彼來。神之與契哉。子行矣。夫三河者。今豐沛也。杜若之水。鳳來之山。鬱鬱乎佳氣。庶以睹風之所自邪。子與韓客把臂。其間乎。豈特淚與醫無問云乎哉。子行矣。子和受爵而飲。盡石。迺醉。悲歌。怆慨。旁若無人。歌未畢。忽愀然久之。曰。吾聞之。朝鮮者。燕之屬也。其風土。吾等耳。然

又近虜。虜酒薄。千鍾不醉人。彼其習於飲邪。安能飲吾酒。而吾之敵哉。是猶可憾也。遂去。子和誠狂生哉。

送釋玄海歸崎陽序

崎陽玄海上人。將西歸。謁予乞言。予曰。瞿曇之道。我未之學也。吾將何言。然上人好文。無已其文。邪。瞿曇之世尚矣。而其言朱離。其文蟹行。汶汶胥胥。不可以躋作者之林。大藏八千。譯者以之。其在魏晉之際。邪。清言淆之。里言訛之。故瞿曇之文。莫踰六朝而上之者。譯之故也。上人業已與吾黨狂簡之士游者。十有餘年。洛陽服子遷。金華平子和。盛稱其文。自釋氏以



來未有上人者。非誣也。之二子者。污不阿其所好。豈易言哉。上人亦喜誦左氏司馬之書。而悲夫穆天子之傳不可得。以讀焉。以其當瞿曇之世也。今夫崎陽者。海西大會。夷夏之交也。邇之朝鮮。流求遠之歐。駱南交佛。齊佛狼瓜。哇渤泥之諸夷。莫不畢至。吾聞有暹與羅斛者。金梵貝葉。赤衲螺結。蓋古身毒之南。竟也。其人歲或一至。必有能傳瞿曇之言者。而上人譯之。豈復有什與樊之陋乎。上人之志。吾識其大者乎。爾雖然。滔滔者天下皆是。假使上人藏諸名山大川之上。雞足之仙。誰其遇之。安知千歲之後。必有上

人者乎。且上人生崎陽。方其幼也。尚未有知。迨東游以求道。所經歷大都者數十。小都者數百。足跡殆乎窮海之濱。得與服平二子者從游。而後知日本小也。今西歸崎陽。以與天下人游。而益知天下小也。則身毒豈有能傳瞿曇之道者乎。上人其反求諸什與樊之譯。落落者玉。碌碌者石。文章之道。明若觀火。大聖千歲。旦暮遇之。則豈必有曩者陋哉。吾所以屬上人者。是已。上人曰。吾之歸也。省其親也。詩曰。人之有心。吾忖度之者。夫子之謂也。吾其暮年。必將復見夫子。迺行。

